

越南语言文化散步

林明华 著



開益出版社
Maison d'éditions Quaille

越南语言文化散步

林明华 著



开益出版社

Maison d'éditions Quaille

越南语言文化散步

著 者：林明华

责任编辑：王 铿

出 版：开益出版社Maison d'éditions Quaille

地址 九龙葵涌华星街8号华达工业中心A座8楼15室

电话 (852) 2366 1510 2428 3523

传真 (852) 2723 5039

电邮 E-mail: quaille@hkstar.com

印 刷：开益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利源书报社有限公司

法 国 代 理：巴黎友丰书店

版 次：2002年8月第一版

定 价：港币68元正

国际书号：ISBN 962-8320-63-7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开益出版社

Maison d'éditions Quaille

加强文化研究 促进文化交流

— 代序

林明华教授有关越南语言文化的 20 多篇论文，正摆在我的案头，对这些文章的研读，将我的思绪带进了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状态，于是产生了以下想法：

一、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美式文化大行其道。然而，世界一体化与美式文化的扩张并不能代表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多元共存才是世界文化繁荣的原动力。不同的史地环境，不同的社会条件，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和各异的民族习俗。不同的文化形态理应和谐共处，这种和谐共处不仅体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谅解与宽容，更反映于人与自然、人与信仰、人与环境以及种族与种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各个层面。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潮流中，应当承认差别、发现差别、尊重差别、研究差别，而不是削弱甚至抹杀文化差别。因为有差别，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才更有必要；因为有交流，各民族文化才能相互碰撞、相互了解、相互借鉴，沿着趋同与存异的轨道，在和谐共处中谋求共同发展。

二、国家有大小之分，文化无高低之别。诚然，不同国别的语言、文化，由于政治、经济、科技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地位差异，使用范围有大小之分，国际影响有强弱之别。然而，对不同国别文化及我国与该国文化的比较研究，都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多年来，尽管国家对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科建设一直是

高度重视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通用语语言文化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仍然面临投入不足、资料匮乏、园地稀缺等诸多困难。近几年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国内其他兄弟院校一样，逐步加大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投入，采取各种措施着力改善其办学条件，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科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越南语言文化散步》的出版，就是我校非通用语专业学者在科研中取得可喜进步的一个例证。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大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扶持力度，支持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化以及中外比较文化的研究，为读者提供一个对话与沟通的平台。这种对话——民主的对话是增进民族了解，减少纠纷与冲突的上佳选择。这种沟通——平等的沟通是吸收异国异族文化之精华，传承自身优秀文化的最好方式。

三、林明华教授是我的老同学，又是我的老同事。他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有幸最早被选送出国留学的优秀学生，1973—1976年就读于河内综合大学。毕业返校任教20多年来（其间，曾于1997—2001年被借调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担任一秘），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事越南语言文学教学之余，他始终坚守着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对越南语言文化进行了锲而不舍的研究，其精神之执着，其研习之勤奋，其论述之精辟，其思辨之锐利，其文字之流畅，实为同辈学者中翘楚。例如《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化》一文，既从微观角度展示汉语对越南语言、文学等层面的深刻影响，又从宏观视角揭示越南文化在全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氛围中“自觉趋同”与“刻意求异”的发展历程和独到特色，进而论述越南古代文化语境的“汉文化模式”，指出它“在诉求与中国的比肩并列过程中，仍不知不觉地认同了对方，套用对方的思想方法、价值观念乃至表达套话”，见解颇为独到。《金云翘传——从中国小说到越南喃传》一文采用“接受美学”的方法，论证《金云翘传》以中国小说为创作蓝

本的动因在于作者独特的“接受屏幕”和“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较之于中国小说，主题思想方面的因袭和表现手法方面的创新、内容上的本土气息淡薄而艺术上的民族色彩浓厚，造就了越南喃传的显著特征，言前人之所未言。《以禅入诗，以诗喻禅——李朝僧侣诗浅谈》一文则以深入细致的解析见长，如对《渔闲》一诗的赏析，作者写道：诗中“所描绘的画面是那样空旷，所展示的氛围又是那样寂静。‘万里清江万里天’勾勒出一片空阔旷远的意境，‘渔翁睡着无人唤’则衬托着四周景物的静谧无声。诗中的渔翁，泛舟江上却意不在鱼，你看他自管坦然酣睡，任由小舟在水面上随波漂荡，任由雪花洒落了一船。客观物境的静谧空灵与主观心境的恬静超然有机地融为一体，一个‘闲’字把禅家那种澹泊无心、闲适自得、任运随缘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即使在论述语言文字问题——如喃字的界定、特征、发展走向和演变规律等理论问题时，著者的文章也写得颇富可读性而毫无晦涩枯燥之感，如论及喃字始终未能担负起越南国家正式文字重担之表述：“它作为一种‘土’字，却陌生于普通百姓，只为某些文人骚客所用。它能用以创作出民族古典文学的名篇。可又一直攀不上国家正统文字之高位、命运可谓多蹇矣”（见《越南文字浅谈》）；或剖析喃字消亡原因的一段文字：“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果没有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出现，能创制出这种文字并以它创作出不朽的文学名著的民族，一定能够通过多代人的不懈努力，通过不断的更新改进，使喃字渐臻于成熟。可惜，历史并没有给它提供这种机会。”（见《喃字演变规律及“消亡”原因管见》）令人读来如饮清醇。

林明华教授研究的范围是相当广博的，覆盖了越南语言、文学、文史、中越比较文化及教学、国情等领域，而且几乎每一领域皆有佳篇推出。这种涉猎与研究范围的广博，固然是他所从事的专业特点、境况和学科建设需要所决定的，同时也是

他的个人阅历与兴趣使然。治学无一定之规，既有由博返约，亦有博约并进，然而创新始终是科学研究的精粹所在。衷心希望明华在今后的教学与研究中更上一层楼，推出更多独具创见的成果，为我国非通用语专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值此林明华教授的《越南语言文化散步》出版之际，欣然写下以上文字，是以为序。

徐真华

2002 年仲夏于广州白云山

目 录

加强文化研究 促进文化交流（代序）	徐真华 1
-------------------------	-------

文化篇

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化	1
汉文化对越南影响琐谈	
——读书笔记三则	23
我国栽种槟榔非自明代始	
——对《中越关系史简编》一则史实的订正	33
槟榔与中越文化交流	39
莫将“如鹄”当“女学”	51
越语俗语与中国文化刍议	56
漫话越南人的姓氏字号	64

语言篇

越南文字浅谈	75
喃字界说	84
喃字演变规律及“消亡”原因管见	
——兼与罗长山同志商榷	91
关于喃字问题的反辩	
——与罗长山同志再商榷	107
汉越词初探	118
越语短语与句子分析	129
越语词类划分问题谈	137
越语称谓与人称代词	145

文学篇

越南古代文学述略.....	154
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	165
《金云翘传》——从中国小说到越南喃传.....	199
越南古典名著《征妇吟曲》评说	
—兼谈汉文化对《征妇吟曲》的影响.....	223
中越文化交流的结晶	
—读胡主席汉文诗有感.....	239
以禅入诗 以诗喻禅	
—越南李朝僧侣诗浅谈.....	248
从一首诗看古代中越文化交流.....	258
《感兴》诗试解	
—兼谈赵佗在越南的影响.....	265
港台武侠小说在南越.....	272
越南华人文学的新斩获.....	278
从另一角度透视战争.....	285
后记.....	298

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化

在与日本、朝鲜等国并称为“汉文化圈”国家之一的越南，汉语言文字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极其深刻的。越南文化的各个层面，包括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等层面，都深深浸润于汉文化的影响之中，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翻开越南文化发展史，第一种书写符号以及越南封建国家建立后使用的正式文字始终是汉字，第一篇文学作品、第一部历史著作乃至许多文化典籍均以汉字写就，历代科举皆以汉字为工具、以儒家经典为科试内容，……设若没有汉语汉字，越南文化史势必重写而呈现出另外一种风貌。

因此，对汉语在越南的播迁与影响的全面体认、揭示和阐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将从汉语在越南的播迁、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字的发展、汉语对越南文学的影响、汉语与越南古代文化语境等四个方面展开表述。

一、汉语在越南的播迁

汉语输入越南的历史，目前确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00 余年。两千多年来，汉语在越南的播迁史和中越两国关系史，基本上是重合的。为了便于陈述，我们将其大致划分为如下几个历史时期：

郡县时期 秦代，中国五岭以南直至现今越南中部地区统称“南越”，而当今越南中部以北地区则称“瓯雒”，后来史书

所称“交趾”、“安南”亦指此地。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平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在今越南中、北部）三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1]。象郡的设立和中原人移居“瓯雒”地区，开始了汉语传入当地的历史。

公元前 207 年，秦亡。南海尉赵佗乘机出兵，兼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部”^[2]，治理该地，“其有文理”，越南史家因此持赵武帝“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蛮从，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3]之说。“南越国”时期，汉语在越南的传播，较之秦代，无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定南越；设交趾郡，下辖南海等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畛域均在当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汉政权亦如秦代，“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4]，并于公元 1—5 年以锡光为交趾太守、公元 29 年以任延为九真太守，在斯地“建立学校，导之礼仪。”^[5]史称“岭南华风，始于二守”^[6]。尤其是广西苍梧人士爰，于公元 187—226 年间出任交趾太守，设塾讲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7]，“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8]，被后代越人尊为“南交学祖”。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民众揭竿而起，“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9]，经学大师刘熙，著名

[1]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

[2] 《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二，《赵纪》。

[3] 黎嵩：《越鉴通考总论》。

[4]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5] 同上，《南蛮传》。

[6] 同上，卷七六，《任延传》。

[7] 《殊域周咨录》卷六《安南》。

[8] 《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三，《士王纪》。

[9] 《弘明集》卷一，《理惑论》。

学者牟博，儒林名士许靖、许慈、程秉、薛综等人纷纷南下，荟萃交趾，或隐居，或从政，或授徒，或游学，以各自的方式传播汉语和儒家、佛教文化，大大促进了交趾地区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有汉一代，汉语伴随着人员交往及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通过口头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输入越南，其规模为前所未有的。

如果说汉代是汉语输入交趾的第一个繁荣阶段的话。那么，唐代则是汉语输入安南的顶峰时期。从三国至隋朝，交趾地区虽然一直隶属北方政权的管辖之下，但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这种隶属关系实际上已相当松散。到了唐代，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才得到了加强，唐朝在安南强化吏治，大举兴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通过科举形式选拔安南士子在当地或入朝做官。宦途失意的唐代诗人杜审言、沈佺期等曾被贬谪而流放安南，安南人北上与内地文人交游者亦不乏见。这一切都为汉语和汉文化的传播敞开了通道。唐代汉语之输入安南，以其规范性、系统性及规模之庞大而远盛了前期，输入越语中的汉语词汇的读音体系，正是在唐代形成和固定下来的。

秦朝至唐代的一千余年，被中越史书称为越南的“北属时期”或“郡县时期”。在此期间，随着交趾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汉语作为官方语言传入该地、逐步得到推广应用。应强调指出的是，郡县时期，汉语对交趾地区的输入决不仅仅是单纯的词语和文字输入，汉语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载体，在“化训风俗”的目的驱动下，连同它所负载的中原文化一起输入过去，深深扎根于交趾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双重影响，为郡县时期结束之后汉语在越南的继续传播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封建国家独立时期 唐朝末年，王室衰微，藩镇割据，提供了交趾地区豪强崛起，争取摆脱“内属”、走向独立的良机。继曲承裕、杨廷艺、矫公羨、吴权等人走马灯式的拥兵自重、

尝试自立之后，公元 968 年，丁部领削平安南境内“十二使君之乱”，建立起“大瞿越”国，开辟了越南独立建国之纪元。

然而封建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终结汉语在越南的传播历史，反而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诚如越南当代著名学者邓台梅先生所说：封建国家独立时期，“存在着一种初看上去似乎是悖逆的现象，即当越南获得自主后，汉学的传播竟比内属时期更为兴盛”，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越南）封建国家从儒学中找到了一种能以维护统治阶级权利的牢固的意识形态”，因此，“汉学遇到了发展至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之良机”^[10]。汉学的传播无疑是以汉语为之鸣锣开道的。不同的是，郡县时期，交趾社会对集官方语言和强势文化载体于一身的汉语的接受，是作为封建开化的工具被外力引入的，因而多少带有不由选择性质；独立时期越南封建统治阶级对汉学和汉语的接受，则既是一千多年的“先入为主”因素使之然，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因此，它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

从公元十世纪中叶独立建国至十九世纪下半叶最终沦为法国殖民地，此间九百多年，越南历代封建王朝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藩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曾数百次遣使北上，称臣纳贡，请求册封。建国之初，佛教虽被越南封建王朝列为国教，但执行的实际上是“以佛治心，以儒治世”之政策；公元 1070 年，李朝（1010—1225 年）在河内“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祀，皇太子临学焉”^[11]，1075 年开始实行中国式的科举取士制度。自陈朝（1226—1400 年）中期以降，佛教逐渐式微，儒教日益受到尊崇，尔后彻底占据

^[10] 邓台梅：《关于一个文学时代的几点体会》，载《李陈诗文》第一集，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77 年版，第 34—35 页。

^[11] 同注（8），本纪卷三，《李纪》。

了统治思想地位。公元十三世纪，越南“民间俗字”喃字开始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但封建统治阶级仍以汉字作为国家正统文字，喃字被迫置于边缘文字地位，历代越南知识分子，不论是信佛还是尊儒，读书求学还是著书立说，应举入仕还是隐居山野，毕生均与汉语汉字结下难解之缘，不精通汉字者，将无从安身立命于当时社会。传入越南的中国典籍和历代越南作者以汉文书写的著作，共同构成了极其重要的越南文化资源和学术资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宋、元、明、清诸朝代，汉语继续保持着源源不断地输入越南的局面。

近现代时期 公元 1858 年，早已积贫积弱的越南封建王朝，被法—西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大片国土随之相继沦陷，至 1885 年，一纸《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终于将越南完全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在法殖民主义的铁蹄踏上越南这片沃土之前，公元十六世纪时，西方传教士们便已陆续进入越南从事宗教传播活动，并创制出以拉丁字母记录越语发音的越语拼音文字“国语字”。法帝国主义完成了将越南变为其殖民地的“伟业”之后，为了割断越南与中国之间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等传统关系，也为了全面推行其殖民地政策，在确立法语的“宗主国语言”地位和逐步建立起西方化的教育制度的同时，强制推广应用越语“国语字”，进而于 1917 年取消科举，废除汉字。历史的翻页给汉语在越南的传播带来转折，汉字不复占据越南正统文字地位，汉语的影响也逐渐被削弱，但这种影响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

越南文字改制之所以未能终止汉语在越南的影响趋势，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文字的改制并不意味着词语的更替，即使换了一种新的书写符号，越语中存在的大量汉语借词却无法抹除、摒弃，仍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不过是迫使汉语以词语和文字相脱节——即不再用汉字而是

以国语字来书写越语中的汉语借词的形式在越南继续传播。更重要的另一原因是，当越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需要向别的语言借用新词以充实自己的词汇库时，汉语仍然是越语主要的借词来源，中国出版的各种文本仍是此一时期词语输入的主要渠道。如在本世纪初的越南资产阶级改良维新运动中，康梁等中国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仍秘密传入越南；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国三联书店等出版社的出版物在西贡、河内等地重获流行；“八月革命”胜利前，不仅有《离骚》、《唐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许多中国古典诗文作品和大量的武侠小说被越南文人译成国语字读本，鲁迅、郭沫若、巴金、矛盾、冰心、曹禺等人的部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作品，也得到一定的翻译、介绍；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密切。借助于上述中国出版物的引进、翻译、流行和中越两国传统关系的恢复与发展，越语继续从汉语中借取了许多新的词语，包括以汉语为中介向别的语言借取词汇，这种趋势直到当下仍未完全消失。

二、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字的发展

据最早透露中越文化交流进程中关涉语言交往信息的《尚书大传》一书记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太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需要借助“象”这种古代通译南方各民族语言的官员，历经数层翻译才使交趾以南地区与周朝得以传通，可见上古时期越语与汉语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今天，人们除了知道上古越语与越南少数民族芒族所操的芒语有许多相似之处及若干初略情况外，已无法具体准确地描述其原有面貌，个中原因，既缘于语言文字资料

的匮乏，也因为汉语的传播与影响已导致越语在其发展历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后人难以掸去历史的尘封而还其原貌。

关于汉语对越南语言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简略考察：

语音层面 上古越语只有三个声调，即锐声与重声、平声与玄声、跌声与问声是合而为一的。汉语输入之后，汉越语音体系的确立才使越语最终分化成了六个声调。上古越语只有清辅音。由于受汉越语音的影响，它才逐渐形成浊辅音（越语 22 个辅音中浊辅音占了 10 个）。仅此两点，已足以看出汉语对越语语音层面直接或间接的深刻影响。

词语层面 汉语在词语层面对越南的影响集中体现为输入越语中的汉语词汇。根据输入的不同年代，人们一般将其划分为“古汉越词”和“汉越词”两类。

“古汉越词”亦称“前汉越词”，主要以汉代输入的汉语词为代表。“古汉越词”的越化程度较“汉越词”高，在语音形式上与“汉越词”也有所区别，如：“车”（xe，“汉越词”作 xa）、“碑”（bi，“汉越词”作 bia）、“肝”（gan，“汉越词”作 can）、“飞”（bay，“汉越词”作 phi）、“夸”（khoe，“汉越词”作 khoa）、“鹅”（ngan，即“雁”，《说文》曰：“雁，鹅也。”“汉越词”作 nga）等。“汉越词”指的则是唐代及唐代以降输入越语中的汉语词，其语音体系是在唐代汉语音系基础之上形成的，法国学者司马帛洛说过：“从第九、十世纪的汉语出发，形成了汉越音”^[12]。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也曾指出：“唐代在越南建立学校，强迫学习汉字”，“汉越语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13]。

^[12] 司马帛洛：《越南语音史研究》，载《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集刊》第 12 集，第 14 页。

^[13] 王力：《汉越语研究》，载《汉语史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第 229 页。

现代越语中保存下来的“古汉语词”为数已经不多，而“汉越词”的数量却极其可观。我们认为，不论是“古汉越词”还是“汉越词”，均属源自汉语的借词，不妨以广义的汉越词统辖之，本文所论及的正是广义的汉越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汉越词已经消亡或成为旧词语，如“天子、朝廷、宰相、知府、状元、探花、登基、圣旨、册封、条陈、臣服、归顺、讨伐、班师、兵马、粮草”等等；有些则在语言发展进程中被地道的越语同义词所替代，或只用于风格受限的个别场合，如“日月、风云、山岭、雨水、人、爱、喜、怒、愁、海”等等；也有些语义已发生很大的转移变化，与原义的联系或已迥然不同，或仅依稀可辨，如“仔细、曲折、困难、到底、究竟、伤害”等等。从现时眼光看，存在于现代越语中的汉越词既包括部分基本词语，如“东、西、南、北、春、夏、秋、冬、花、果、钱、物、袄（衣）、裙（裤）、信（书）、书（册）、村、社”等等，也包含了有关社会、制度、政治、学术等领域的常用的、语义较抽象、概括性较高的名词：“社会、民族、阶级、制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理论、学术、思想、感情、道德、觉悟、价值、意识、现象、精神、物质、理想、风格、规律、问题、主义、纲领、政策、战争、和平、本质、范围、关系、条件、程度、工业、农业、商业、贸易、机关、团体、单位、组织”等等，还有经常使用的动词、形容词：“英雄、勇敢、伟大、优秀、出色、积极、进步、团结、奋斗、发展、改造、服务、解放、独立、成立、感动、坚持、批评、分析、承认、研究、影响”等等，举不胜举。陈修和先生曾指出：“据语言家的调查，在越语词汇中所保存的中国词或发源于中国语言